

來中夢昨夜
難道是



難道是昨夜夢中來

唐寅

非夢而疑夢。快何如矣。夫鶯既夜就。則非夢中矣。張為快之至。聊作此猜疑。且若曰。今何幸而不才書生。忽有此奇緣也。向亦曾于寤寐中。嘗作高堂之夢。无何而月照半床。孤枕單衾。以為今生大抵如斯耳。乃不意今夜相逢。得遇神女之會。噫嘻。是耶非耶。益令我惘恍而難釋矣。我審視明白。則香埃猶是也。而何以零露瀼瀼。至今夜而生香。開階猶是也。而何以清風颯颯。至今夜而如暖。書齋猶是也。而何以月色皎皎。至今夜而更融。將以為真耶。花影迷離。豈竟是天台之路。將以為非真耶。蘭麝香幽。豈猶屬陽台之寐。流鶯宛轉。猶在耳也。而枕畔蛟啼。胡不聞芳心一語乎。芬郁襲人。猶沾衣也。而情態含羞。胡不見彤管相贈乎。方其翩然而至。以為平昔愁思。至此而可釋。然桃花流水。轉生劉阮之疑。抑其惠然肯來。以為從前幽怨。至此而可慰。然而為雲為雨。旋起襄王之慮。意者。尔時情事。乃夢中耶。抑兩人懽愛。乃昨夜夢中來耶。前此琴韻。今堪為引鳳之簫。而倚紅傍翠。真乃作合自天也。但曉鐘初動。欲留馬而不能。欲別馬而不忍。我為之微察焉。多情何自而至止。豈明明較玉溫香。夫猶是邵鄧道上也。前此酬和。今无異白藕之吟。而錦帳春生。真乃並蒂芙蓉也。但曙色將啟。方兩情之正濃。悵遠期之甚疾。我為之端詳焉。玉人何因而來思。豈明明嫩蕊嬌香。夫猶是南柯就裡也。我方謂旅邸幽窗。難為金屋之位。而不意不畏多露。徒顛倒乎衣裳。遂令一夜綢繆。如在依稀彷彿間也。我方謂生花銀管。未及畫眉之候。而不意三五小星。欲肅肅而宵征。遂令三更展轉。竟在恍惚難憑時也。難道海帳脂粉。是夢中陽臺。則玉骨冰肌。是夢中佳麗耶。溫存款洽。是夢中景况耶。而今不然矣。何幸而有今日也。

增像第六才子書卷之四

第四之四章題目正目

小紅娘成好事。

老夫人問由情。

短長亭斟別酒。

聖歎外書
草橋店夢鶯鶯。

四之一

酬簡

古之人有言曰。國風好色而不淫。比者聖歎讀之。而疑焉。曰。噫。異哉。好色與淫相去。則又有幾何也耶。若以為發乎情。止乎禮。發乎情之謂好色。止乎禮之謂不淫。如是解者。則吾十歲初受毛詩鄉塾之師。早既言之。亦豈未之聞。亦豈聞之而遽忘之。吾因殊不能解好色必如之何者。謂之好色。好色又必如之何者。謂之淫。好色又如之何。謂之幾於淫。而卒賴有禮而得以不至於淫。好色又如之何。謂之賴有禮。得以不至於淫。而遂不妨其好色。夫好色而曰吾不淫。是必其未嘗好色者也。好色而曰吾大畏乎禮而不敢淫。是必其并不敢好色者也。好色而大畏乎禮而不敢淫。而猶敢好色。則吾不知禮之為禮。將何等也。好色而大畏乎禮而猶敢好色。而獨不敢淫。則吾不知淫之為淫。必何等也。且國風之文具在。固不必其皆好色。而好色者。往往有之矣。抑國風之文具在。反不必其皆好色。而淫者。往往有之矣。信如國風之文之淫。而猶謂之不淫。則必如之何。而後謂之淫乎。信如國風之文之淫。而猶望其昭示來許為大鑒戒。而皆謂之不淫乎。凡此吾比者讀之。而實疑焉。人未有不好色者也。人好色。未有不淫者也。因謂之不淫。則又何文。不可昭示來許為大鑒戒。而皆謂之不淫乎。凡此吾比者讀之。而實疑焉。人未有不好色者也。人好色。未有不淫者也。人淫。未有不以好色自解者也。此其事內關性情。外關風

化其伏至細其發至鉅。故吾得因論西廂之次而欲一問之。夫好色與淫相去則真有幾何耶。國風之淫者不可以悉舉。吾今獨摘其尤者曰。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嘻。何其甚哉。則更有尤之尤者曰。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嘻。此豈復人口中之言哉。夫國風採於初周。則是三代之盛音也。又經先師仲尼氏之所刪改。則是大聖之文筆也。而其語有如此。真將使後之學者。祭之何措心也哉。自古至今有韻之文。吾見大抵十七皆兒文。此事此非以此事真是妙事故中心愛之。而定欲為文也。亦誠以為文必為妙文。而非此一事。則文不能妙也。夫為文必為妙文。而妙文必借此事。然則此事其真妙事也。何也。事妙故文妙。今文妙必事妙也。若此事真為妙事。而為文竟非妙文。然則此事亦不必其定妙事也。何也。文不妙必事不妙。今事不妙。故文不妙也。甚矣人之相去。不可常理計也。同此一手。手中同此一筆。而或能為妙文焉。或不能為妙文焉。今而又知豈獨是哉。乃至同此一男一女。或能為妙事焉。或不能為妙事焉。曰。何用知其同此一男一女。而獨不能為妙事。曰。吾讀其文而知之矣。曰。彼其必爭。吾亦妙事也。曰。彼獨必爭。吾亦妙文也。書竟不覺大笑。

有人為西廂此篇最鄙穢者。此三家村中冬烘先生之言也。夫論此事。從盤古至於今日。誰人家中無此事者乎。若論此文。則亦自從盤古至於今日。誰人手下有此文者乎。誰人家中無此事。而何鄙穢之與。有誰人手下有此文。而敢謂其有一句一字之鄙穢哉。曰。一句一字都不鄙穢。然則自元和令起直至青歌兒盡。如是若干。皆何等言語耶。曰。固也。我正謂如使真成鄙穢。則只須一句一字。而其言已盡。決不用如是若干言語者也。今自元和令起直至青歌兒盡。乃

用如是若干言語。吾是以絕嘆其真不是鄙穢也。蓋事則家家中之事也。文乃一人手下之文也。借家家中之事。寫吾一人手下之文者。意在於文。意不在於事也。意不在於事。故不避鄙穢。意在於文。故吾真曾不見其鄙穢。而彼三家村中冬烘先生。猶嘖嘖不休。詈之曰鄙穢。此豈非先生不惟不解其文。又獨甚解其事故耶。然則天下之鄙穢。殆莫過先生。而又何敢嘖嘖為鶯鶯上云。紅娘傳簡帖兒去。約張生。今夕與他相會。等紅娘來做個商量。

紅娘上云。小姐着俺送簡帖兒與張生。約他今夕相會。俺怕有變卦。送了他性命。不是耍。俺見小姐去看他。說甚的。鶯鶯云。紅娘收拾卧房。我去睡。紅云。不爭你睡呵。那里發付那人。鶯鶯云。甚麼那人。紅云。小姐你又來也。送了人性命。不是耍。你若又翻悔。我出首與夫人。小姐着。我將簡帖兒約下張生來。鶯鶯云。這小姐子倒會放刁。紅云。不是紅娘放刁。其實小姐切不可又如此。鶯鶯云。只是羞人答答的。紅云。誰見來。除却紅娘並無第三個人。斷山云。天下事之最易最易者。莫如偷期。聖數問何故。斷山云。一事只用二人做。而一人却是我。我之肯已。是千肯萬肯。則是抵過一半功程也。

紅娘催云。去來去來。鶯鶯不語科。好

紅娘催云。小姐沒奈何。去來去來。鶯鶯不語做意科。好

紅娘催云。小姐我們去來去來。鶯鶯不語。行又住科。

紅娘催云。小姐又立住怎麼。去來去來。鶯鶯不語行科。

紅娘云。我小姐言語雖自強。脚步兒早已行也。

正宮端正好。紅娘唱。因小姐玉精神。花模樣。無倒斷。曉夜思量。今夜出個至誠心。改抹咯滿天謊。出

畫閣向書房離楚岫。赴高唐。學竊玉。試偷香。巫娥女。楚襄王。楚襄王敢先在陽臺上。

鶯鶯隨紅娘下。

張生上云。小姐著紅娘將簡帖兒約小生今夕相會。這早晚初更盡呵。怎不見來。纔實不遇人間

良夜靜復靜。天上美人來不來。

仙宮

點絳脣

張生唱

佇立閒階。只用四字便避過三之三簡帖兒初時想月華推一刻似一夏等文

右第一節下文皆極寫雙文不來。張生久待。而此於第一句先寫佇立字。便是待已甚久而下文乃久而又久也。蓋下文極寫久待固久。而此又先寫甚久。使下文久而又久。則久遂至於不可說也。謂之只用一層筆墨。而有兩層筆墨。此固文章秘法也。

夜深香霧橫金界。瀟灑香齋。悶殺讀書客。

右第二節夜深矣。而書齋猶瀟灑。蓋瀟灑之為言。寂無人來也。此其悶可想也。書齋寂無人來。此真讀書之客之所其樂也。書齋寂無人來。而客不樂而反悶。然則客之不讀書可知也。客既不讀書。而猶自名其屋曰書齋。甚矣天下之無人無書齋也。連用兩書字。最有風刺。瀟灑書齋四字作悶用。真奇事也。杜詩亦有之曰。卷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自為白水青山字。亦未遭如是用也。

混江龍

彩雲何在。

每數李夫人歌真是絕世妙筆只看其第一句之四字曰是耶非耶便得劉徹通身出神今此彩雲何在四字亦真寫得張生通身出神也

右第三節忽然欲其天上下來。已下皆作翻床倒席爬起跌落之文。應接連處。忽然不接連。亦應重審處。忽然又重審皆極寫雙文之來。張生久待神理。

月明如水浸樓臺。僧居禪室鴉噪庭槐。

右第四節月明如水。天上不見下來也。僧居禪室靜又不是也。鴉噪庭槐動又不是也。皆寫張

生搔爬不著之情也。非寫景也。細思寫此時張生真何暇寫到景

風弄竹聲。只道金佩響。月移花影疑是玉人來。一片搔爬不著神理

右第五節忽然又欲其四面八方來。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悟時便有如此境

界。風弄竹聲金佩響。月移花影玉人來。迷時便又有如此境界。斷山則不然。風弄竹聲風弄竹

月移花影月移花。又何處氣噓噓地學得廣長舌清淨身兩句哉。斷山語

意懸懸業眼。急攘攘情懷。身心一片無處安排。呆打孩。倚定門兒待。昔人謂科頭真長松下白眼

熱極語此真知言也呆打孩倚定門兒待此不是倚得定語正是倚不定語也一片搔爬不著神理

右第六節倚在門。妙絕妙絕。

越越的青鸞信杳。黃犬音乖。**油葫蘆**我情思昏昏眼倦開。單枕側。夢魂幾入楚陽臺。幾入者欲入而

也小舟之詩曰假寐永歎益心憂無聊只得且寐既寐不寐數聲徹夜此用其意也

右第七節倚在枕。妙絕妙絕。上文方倚在門。此文忽倚在枕。所謂應接連處忽然不接連也。

一片搔爬不著神理

早知恁無明。無夜因他害。想當初不如不遇傾城色。人有過。必自責。勿憚改。一片搔爬不著直搔爬

此至於

右第八節倚枕靜思。不如改過。直胡思亂想之極也。道學先生聞張生欲改過。則必加手於

額曰。賴有是也。一部西廂。只此一句。是非乃不謬於聖人也。而殊不知正不然也。不惟張生欲改過。是胡思亂想。凡天下欲改過者。一切悉是胡思亂想。必也如圓覺經之於諸妄心。亦不息滅。是則真我先師五十學易。可無大過之道也矣。搔爬不著。橫躺在床。胡思亂想。急寫不盡。看其輕輕只寫一句云。我欲改過。抑不覺無數胡思亂想。早已不寫都盡也。蓋改過正是胡思亂想之天盡底頭語也。吾幼讀書。會真記至後半改過之文。幾欲拔刀而起。不圖此却翻成異樣。奇妙真乃咄咄怪事。

欲却待賢。賢易色。將心戒。怎當他兜的上心來。天下樂我倚定門兒。手把腮。一片搔爬不著神理。

右第九節。忽然又倚在門。妙絕妙絕。前倚在門。頃忽倚在枕。此忽又倚在門。所謂不應重沓。

處。忽然又重沓也。

好著我難猜來也。那不來。

右第十節。恨之。

夫人行料應難離側。

右第十一節。諒之。忽然恨之。忽然又諒之。應接連處。不接連也。一片搔爬不著神理。

望得人眼欲穿。想得人心越窄。

右第十二節。忽然又恨之。

多管是冤家。不是在。

右第十三節。忽然又諒之。忽然又恨之。忽然又諒之。不應重沓處。又重沓也。

偌早晚不來。莫不又是謊。

哪吒令他若是肯來。早身離貴宅。

右第十四節肯來。

他若是到來。便春生敬齋。

右第十五節到來。貴宅貴字。敬齋敬字。都有神理。不止作尋常稱呼用也。

他若是不來。便石沉大海。

右第十六節不來。須知來句是不來句。不來句是來句也。口中說此句。心中反是彼句。一片全是搔爬不著神理也。

數著他脚步兒行。靠著這窗檻兒待。

右第十七節倚在門。倚在枕。又倚在門。又倚在窗。妙絕妙絕。

寄語多才。鵲踏枝。恁的般惡搶白。並不曾記心懷。博得個意轉心回。許我夜去明來。

右第十八節真乃滴淚滴血之文也。昊天上帝。亦當降庭。諸佛世尊。亦當出定。何物雙文。猶未出來耶。

調眼色已經半載。這其間委實難捱。

右第十九節一路搔爬。不著。至此真心盡氣絕時也。

寄生草安排著害。准簡著擡。

右第二十節心盡氣絕。更無活理。只有死也。

想著這異鄉身。強把茶湯捱。只為你可憎才。熬定心腸耐。辦一片至誠心。留得形骸在。試教司天臺。

打算半年愁端的太平車敢有十餘載

右第二十一節。又欲透筆尖。再寫一句。言今日之死。永無活理。蓋死原不到今日。到今日而仍死。則其死真更不活也。世間何意有如此二十成筆法。

紅娘上云。小姐我過去。你只在這裡。敲門科。張生云。小姐來也。紅云。小姐來也。你接了衾枕者。張生揖云。紅娘小姐。此時一言難盡。惟天可表。紅云。你放輕者。休說了他。你只在這裡。我迎他去。紅娘推鶯鶯上云。小姐你進去。我在窗兒外等你。張生見鶯鶯抱跪云。張珙有多少福。敢勞小姐下降。

村裏逐鼓。猛見了可憎模樣。早醫可九分不快。

右第二十二節。緊承前患病一篇妙。

先前見責。誰承望今宵相待。

右第二十三節。緊承前前賴簡一篇妙。細思張生初接雙文時。真乃一部十七史。從何句說起。好今看其第一句。緊承前篇。第二句。緊承前前篇。譬如眉目鼻口。天生位置。果非人工之得與也。

教小姐這般用心。不才珙合跪拜。小生無宋玉般情。潘安般貌。子建般才。小姐你只可憐我為人在客。

右第二十四節。感激謙謝。正文不可少。

鶯鶯不語。張生起推鶯鶯坐科。

元和令 繡鞋兒剛半折。

右第二十五節。此時雙文安可不看哉。然必從下漸看而後至上者。不惟雙文羞顏。不許便看。即張生亦羞顏不敢便看也。此是小兒女新房中。真正神理也。

柳腰兒恰一搦。

右第二十六節。自下漸看而至上也。如觀如來三十二相。有順有逆。此為逆觀也。

羞答答不肯把頭抬。只將鴛枕捱。

右第二十七節。夫看雙文。正為欲看其面也。今為不敢便看。故且看其脚。故且看其腰。乃既看其脚。既看其腰。漸漸來看其面。而其面則急切不可得看。此真如觀如來者。不見頂相。正是如來頂相也。不然而使寫出欲看便看。此豈復成雙文嬌面哉。文真妙文批亦真妙文批

雲鬟彷彿墜金釵。給之偏宜狄髻兒歪。又給上馬嬌。我將你鈕扣兒鬆。又給此給猛。我將你羅帶兒解。又給給蘭麝散幽齋。不良會把人禁害。哈怎不回過臉兒來。上數句全為此句。總必欲見其面也。

右第二十八節。看其釵。看其髻。則知獨不得看其面也。看其釵。釵不墜。看其髻。髻不歪。而曰釵墜。髻歪者。其心必欲得一看其面也。給之曰釵墜。給之曰髻歪。而終不得一看其面。於是不免換作重語。猛再給之。而何意終不可得而看哉。真寫盡雙文神理也。雙文之面。雖終不得而看。而雙文之扣。雙文之帶。則趨勢已解矣。夫雙文之扣。雙文之帶。此真非輕易可得而解也。今用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之法。輕輕遂已解得。世間真乃無第二手也。但應報道金釵墜。彷彿還應露。耳正是此一法也。

張生抱鶯鶯。鶯鶯不語科。

勝葫蘆軟玉溫香抱滿懷。

右第二十九節抱之。已下看其逐一句逐一句節節次次不可明言也。
呀劉阮到天台。

右第三十節初動之。

春至人間花弄色。

右第三十一節玩其忍之。

柳腰款罷花心輕折。露滴牡丹開後。蘸著些兒麻上來。

右第三十二節更復運動之。

魚水得和諧。

右第三十三節知其稍已安之。

嫩蕊嬌香蝶恣採。你半推半就。我又驚又愛。

右第三十四節遂大動之。

檀口搵香腮。

右第三十五節畢之。寫畢作此五字。真寫盡畢也。

柳葉兒。我把你做心肝般看待。點污了小姐清白。

右第三十六節伏而慚謝之。聖歎欲問天下普錦繡才子。此伏而慚謝之五字。可是聖歎出力批得出來。點污了小姐清白。此其語則早以知也。聖歎更不說也。

我忘餐廢寢舒心害。若不真心耐。至心捱。怎能勾這想苦盡甘來。青歌兒成就了今宵歡愛。魂飛在九霄雲外。

右第三十七節。此真如堂頭大和尚。說行脚時事。狀元及第還來。思量做秀才日。其一片眼淚。正是一片快活也。說不

投至得見你個多情小姝。你看憔悴形骸。瘦似麻秸。

右第三十八節。將一片眼淚。一片快活。又覆說一遍也。上是先說苦。次說快。此是先說快。次說苦。便於言外想見

其脫衣並卧。其事既畢。猶不起來。

今夜和諧。猶是疑猜。疑猜者快。露滴香埃。明明是一風靜閒階。明明是一月射書齋。則不必猜疑也。雲銷

陽臺。上三句是景。此一句是景中人。夫我審視明白。難道是昨夜夢中來。妙

右第三十九節。偏是決無疑猜之事。偏有決定猜疑之理。蓋不快活。即不疑猜。而不疑猜。亦不

快活。越要疑猜。亦越見快活也。真是罵殺。

張生起跪謝云。張珙今夕得待小姐。終身犬馬之報。鶯鶯不語科。

紅娘姐云。小姐回去波。怕夫人覺來。鶯鶯起行不語科。張生攜鶯鶯手再看科。

愁無奈。寄生草。多丰韻。忒穩色。乍時相見。教人害。霎時不見。教人怪。此時得見。教人愛。如此罵空真

今宵同會碧紗幮。何時重解香羅帶。

右第四十節。訂後期文自明。

紅娘催云。小姐快回去波。怕夫人覺來。鶯鶯不語行下階科。張生雙攜鶯鶯手再看科。

賺煞尾春意透酥胸。看其春色橫眉黛。看其眉此兩看妙極正賤却那人間玉帛。絕句入化句清杏臉

桃腮乘月色。嬌滴滴越顯紅白。從來麗句不清清句不麗如

右第四十一節。寫張生越看越愛。越愛越看。臨行抱持。不忍釋手固也。然此正是巧遞後篇夫

人疑問之根。故為入化出神之筆。

下香階。懶步蒼苔。非關弓鞋鳳頭窄。嘆。無生不才。謝多嬌錯愛。

右第四十二節。欲寫張生訂其再來。反寫雙文今已不去。文章入化出神。一至於此哉。從來異

只是看熟了便不覺西廂中如此等

真是異樣妙文也切忌不得看熟了

你破工夫。今夜早些來。

右第四十三節。儻讀之。謂是要其來。錦繡才子讀之。知是要其去也。若說要其來。則是止寫張生其文淺。必說要其去。則真寫出雙文其文甚深也。詩云。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此最是不可奈何時節也。聖嘆自幼學佛。往往如湯惠林綺語未除。記曾有一詩云。星河將半夜。雲雨定微寒。塵響私行怯。窗明欲度難。一雙金屈戌。十二玉欄杆。纖手親捫遍。明朝無跡看。亦最是不可奈何時節也。

立蒼茫祇將綉
鞋兒水透



立蒼苔祇將綉鞋兒水透

唐寅

玉成人事者。忘其立之久焉。夫綉鞋水透。蒼苔為之也。而立之者。果為誰乎。紅娘憶之。而如悔也。曰。甚哉。熱裏者之徒。為人計也。憐窈窕之淑女。成君子之好逑。延佇花陰。徘徊有待。謂是裸足不前也。然而其情良苦矣。窗外輕嗽。予何以不敢哉。誠恐被窩驚鳳。嗽焉而驚飛也。夫以隔牆酬和。幾待月於西廂。至此而驚飛者。乃在撮合山也。咎誰違乎。又恐枕畔鴛鴦。嗽焉而驚散也。夫以花底琴心。各相思於異地。至此而驚散者。乃由執柯人也。責奚逃乎。是以此欲送郎。而不惜千金之體。同於私奔。而苔徑落花。尚留往來之迹。夫是以彼欲竊玉。姑以瓊瑤之姿。聊為偷香。而蒼苔夜月。當窺迎送之蹤。予斯時。獨立蒼階耳。夫蒼苔多濕。濕則非若乾燥之處。足以容身。意兩人綢繆情多。而我則欲去難去。而低徊流連。徒受此冷落之景也。抑蒼苔向陰。陰則非若溫暖之地。足以托足。想二人欵恰風生。而我則欲留難留。而徒倚躑躅。徒任此淒寂之苦也。况良夜迢迢。冷露滴於瓦聲。而玉步珊珊。吾其如此獨立。何。况蟲聲唧唧。接續鳴於四壁。而金蓮窄窄。吾又奈此蒼苔何。嘻。綉鞋兒將水透矣。憶剪刀初落。欲其舉步生蓮。而又恐以寬窄惟宜。不稱纖纖之筍。吾為此綉鞋。亦極愛惜之至矣。而忽於蒼苔承露。憶金針初綉。欲其花樣生新。而又恐以顏色未佳。時較絲絲之線。吾作此綉鞋。又極經營之苦矣。而肯於蒼苔履霜乎。自陽臺一會。未聞綉鞋為雲雨之媒。今不意花間微潤。淡我新紅。而水透如斯。想月下冰人。理當然耶。自銀河夜渡。未必綉鞋為駕橋之鵲。今不意草上餘滋。減於碧翠。而水透若此。想風情透骨。亦以此耶。雖然。我作甚來由。而立此蒼苔上乎。